

三之書叢家想思大界世

羅 梭

著塞萊德·T 國美

譯 石 白

行發社版出進改



像畫羅梭

507/24/3

目次

梭羅畫像	扉頁
梭羅略傳	(一)
緒論——梭羅的思想(美國T·德萊塞作)	(三)
梭羅著作表	(三六)
宇宙	(三七)
泛神主義	(三八)
知識	(五五)
道德問題	(七二)
自由意志抑必然	(八五)
善與惡	(九一)
情緒	(九八)
社會(1、政府2、金錢3、戰爭)	(一一一)

社會機關與宗教機關	(一二五)
關於友誼	(一三五)
理想生活	(一四五)
藝術與美	(一五三)
進步	(一七〇)
想像的・虛幻的人生	(一七四)
死亡	(一七八)
譯者附記	(一)

梭羅略傳

亨利·大衛·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于一八一七年七月十二日生在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康考特地方 (Concord, Massachusetts)。他自幼酷愛「自然」，至死不變。肄業于哈佛大學時，並無任何特殊才能表現出來：畢業後，初任小學校長，繼為測量員；後一種職務使他有充分餘暇從事演講與著述。至一八四五年，為要證明人是可以離羣生活的，特在華爾騰森林中親自造了一所小屋——其中的用具亦完全自製，共費美金三十八元——獨自去隱居了兩年；在這期間，他讀書很多，寫作了也不少，並且親切地熟悉了他周圍的鳥獸和魚類的生活。他根據這兩年的離羣索居的經驗，寫成了一本書，

名叫「華爾騰——林中生活」(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出版于一八五四年。
梭羅卒於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享年僅四十五歲。

緒論——梭羅的思想

美國T·德萊塞
作

當我想到自古希臘直到目前的數千年中的哲學和哲學家時，我就覺得他們都是有天才的人，好像詩人一樣，在氣質上受了他們周圍的生命現象深深的感動。在這種意義上，而且只在這種意義上——這就是，在氣質上——他們不但跟一切生命現象的「如何」奮鬥，而且也跟其「為何」奮鬥。我們都知道，科學在其理論的或實際的對於生存現象的解決上，早已幾乎完全放棄了解答事情的「為何」的希望，只集中全力於它所看到的正在我們周圍進行的事情的「如何」上。例如伽利略，早在一千六百年的時候，苦思這

迄未解決的問題：地球是否以同樣的力量或速度吸引着一切物體？結果他作了一個實驗，讓重量不等的兩件東西從一高塔上落下來，因而發見兩者落地的速度是一樣快的；而且，要同時落地，除了大地的吸力以外，不用加上推或拉或任何其他力量去。這似乎簡單得很；可是人們把其環境觀察了幾千年，才得明白這些原始的事實。至於說明地心吸力的法則，又直到一六六六年才由牛頓加以確定。

自此以後，科學幾乎將其全部心思放在「如何」上——並非放在「為何」上。同時，哲學家 and 夢想者或詩人，雖然沾了科學的光，有時或竟兼為科學家，却始終沒有停止思索那一「為何」的問題，或者可說始終在對這「為何」的神祕起着反應。因為不用說，這「物質與力」(Matter-energy)充滿着一切空間。種種形式不同的「物質與力」受種種的法則節制着，或照着它們而表明其內在性質，因而出乎自願地遵守着它們。換言之，它們要末是受什麼東西節制着，(這東西常被稱為「上帝」、或「精神」、或「婆羅門」、或「神明」、或「力」)，要末因為全體無一例外都在空間與時間之中，它們的集台體就等於這想像中的什麼東西。而無論是否受自己節制，它們總是遵守着若干法則的：這些法則等於「自律」，因而也等於被認為住在它們裏邊或予它們以生氣的神明或精神。

通過它們的特性和行爲，它們將這東西的終極性質和存在表示了出來。而在我們說起來，這些反應這東西的事物，只能稱之爲「宇宙」。而且只有那些已科學地證實的法則和行爲，才能歸諸它們。其他的一切都祇好規避或不理。因爲時至今日，科學家堅主哲學上的綜合必須以科學上的結果爲本。一切談到什麼至高無上的節制力或指導力或精神的話，都失勢了。宇宙間並沒有什麼上帝或「精神」。他不能用科學來加以全部或部分的說明。如此，科學不自覺地自認了失敗，且感亂於赫克爾（註一）包括在其實在偉大的著作「宇宙之謎」中的大量已證實的關於進化、歷史、生物學、化學、物理學上的資料。因此，天下的科學家對任何一部分空間——例如一恆星系——中的物理上或化學上狀態或法則的表面上普遍性所下的按語，也是嘗試的，非確定不易的。甚至時間與空間，現在也被假定爲相對的，因而多少有幾分屬於幻覺。可是跟這一切並存着，在各部門的科學中都不斷地不變地提到創造的思想、推斷——由於對早已存在的資料神經日益靈敏所致——彷彿反應這不能理解的「物質與力——時間與空間」的宇宙的人，能够獨自在心智上從事創造，而他所由來的東西倒決不能創造似的。

（註一）Ernest Haeckel (1834—1919)，德國生物學者。——譯者。

就在這個地方，那質問「爲何」的具有科學知識而沒有創造心智的哲學家，就跟那些實驗室裏的以「如何」爲限的科學家和圖書館裏、大學裏的數學頭腦的計算者分道揚鏢了。哲學家繼續問着，「爲何？」

科學雖有其「如何」的知識，却說不出「爲何」來。而且，它一開頭就隱隱地暗示，人是外力巧妙地組成的一部分化學上、物理上機器，反應着綜合着這些貫輸進去傾倒下來的刺激，他或許不過是一付無線電或「電視」(Television)的器械——而其他的動物、昆蟲、植物，或許也是這樣的。總之，猶如一個「電視台」播送着聲音、色彩、形象、動作、和化成聲音姿態的意見或思想一樣，也許有什麼行星外的勢力正在廣播着和人生到這個行星上來。

這當然使那一大堆勢在表明人不過是宇宙的一種工具的資料達到了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可是我們的科學機械師不肯走向這一步。他說，他所收集的資料還不足以證明這麼深奧的一個推論。我們還得等着。雖然如此，理想主義者却相信有宇宙的法則——及伴着它的心智一般的過程——在那建設、運用、持續、分解這行星上的一切事物的技術才智中。他揣摩做這一切工作的或許是那「物質與力——空間與時間」連續體中的一種超然的勢力，或許是住在裏邊指揮着到處被指揮着的「物質與力」的什麼東西；換言之

，就是計劃着「物質與力」的現在與未來的行爲的什麼東西。啊。這兒就有麻煩了。因爲那就等於說有一個上帝啊——不管你是否如此稱呼它。如果再把善惡加到這幅圖畫或這種過程中去——因爲人總在其中感到善惡兩者的——那末至少在人的思想中，這超然的勢力或智慧或心智就是善惡的創造者了。

可是在這兒，我們又跨入了思索的哲學家、理想主義者或夢想家或空想家的領域，這種人至少在某些場合，先仔細研究科學所收集的資料，然後力說這些資料表示有這麼一個統治者存在着：其性質和精神充分表明在人對於自己的感覺上，以及它爲人創造出來的工具和「指南」上。此外當然還有一個結論：我們的一切探索是毫無意義的。宇宙間或許只有一種過程；一切事物的本質或許是一個永恆不變的方程式。

關於這個問題，最近使我感到興味的是康考特地方的隱士——亨利·大衛·梭羅。有很久的一段時間，人們並不把梭羅認爲一位哲學家，而只把他當作一個博物學者、文章作家、散文詩人、和愛好「自然」者看待，以爲他至多不過對他竭力規避的社會發表過一些怪僻的意見吧了。

在事實上，照學院派嚴格說起來，梭羅是決不能算作哲學家的。他似乎從未想到照斯賓諾莎或康德、黑格兒或斯賓塞的格式，把他的思想按照大地上或宇宙間的事物及其

起因問題而編排起來。他不但有關於今日的思想家仍在思索的多數問題的極明確推論，而且也有獨創的思想；這只要一看他留下來的現已發表的十四冊筆記就可明白——姑且不說其「華爾騰——林中生活」或「康考特與梅利曼克河上的一週間」等著作，或其信札和散文。雖然其思想雜亂無章地散布在這十多冊筆記和他那二十二年的寫作生活中，且牽涉到現已刻板化的全部人生問題或「時間與空間」中的「物質與力」的諸問題，可是如果你有充分興趣，你還是可以自己把它們連貫起來的；如我在本書（註二）中所作或想作的那樣。在這兒，你可到他在談論「自然」的心、「自然」的形象、時間、變化、知識及其源泉與限制、美與藝術、真理與謬誤、現實與幻覺、道德問題、自由意志問題、情緒問題、在宇宙意義上的善惡問題、還有悲哀與快樂問題、慈悲與殘忍、社會、宗教、正義、死亡、以至來生的問題！

但是照着我排列它們的次序嗎？不。那末，是否有如這些大小標題那樣暗示着思想的完整呢？絕對不。可是就其種類繁多與內容豐富而言，却決非本書這樣武斷的簡略的節錄所能表示出來。

（註二）此指作者編的「梭羅的思想」（The Living Thoughts of Thoreau）

梭羅既有詩人的智慧，又有尋求真理者與夢想者的極大精力，故終他那物質上受限制的短促的一生，（他僅活了四十五歲），他老是在叩着那神祕之門。而且，他老是着迷於生命之美。實在，雖然在多數場合他只能隱示其若干神異之事的可能演進方式，（他寫作的年代早於達爾文），指點着統馭一切形象、生長、爭鬥、裝飾、和堅持的表面上法則——可是他所說的在我們聽起來，幾乎全部像歌曲一般：一種具體化為美的神祕勢力的歌曲。

當然，在青年時，他也簡直被康考特和「新英倫」（註三）的那種向上的、前進的、超然物外的空氣所包圍了——原來使愛默生成為牧師的，也是這種空氣。梭羅於一八二七年七月間生在麻薩諸塞州的康考特地方，這城市當時正在成為「新英倫」的清教徒的一個文化中心——他逐漸變成了該市的重要分子。可是到他三十一歲的時候，一般人知道他的已經很少了——就是知道他的人，也並不了解他——在他們的心目中，他已為愛默生、霍桑、郎弗羅、勃朗生、奧爾葛志（Bronson Alcott）、張甯（William Ellery Channing）等人所掩蔽了。他們很快就把梭羅跟這些人混作一談了——這使美國一般人

（註三）New England——美國東北部六州的總名，（麻薩諸塞州亦在其內），即英國「清教徒」最初移植之地。

受損不淺。因為照我看來，無論就哲學方面說或就精美的散文詩說，當時的新英倫的最好貢獻都含在他的作品中。幸而，雖然爲當時及其後的私人評論所輕視，被認爲愛默生的模倣者或竟效顰者，甚至說他冒充了不得——幸而這個人的豐饒的（雖然也許是退隱避俗的）心境逐漸被人們理解了，原來他不但對於科學上的資料，而且對於哲學上的玄妙的終極問題，也有實在重要的極有詩意的貢獻。

他的信仰有幾分跟那些「超絕論者」（註四）相同；例如「超然心歸」之存在、自然的心反映於「自然界」的黑格兒學說、理想的視力等等。但他在這方面的思想多少是浮面的，離其內容很遠。事實上，他的思想是顯著地不受別人、書本、等等的「影響」的。不用說，他在哈佛大學和家裏時，也研究希臘和羅馬的古典作品、英國的詩歌、和某些東方的經典的——姑且不說其終身好友愛默生和英國文豪哈萊爾的作品。可是這些的影響決不能與他自己對其周圍的尋常鄉間所起的有詩意的深刻反應相提並論——他的作品是以後者爲題材的。

跟許多「道德的」、「浪漫的」哲學家相同，特別跟那些「超絕論者」相同，他可

（註四）Transcendentalists——哲學上的一派，信仰「本體之原理應由思想

歷程之研究而發見」之學說。

說抱着這兩種信仰：（1）孤獨地默想著「自然」，會使人跟那創造世界的精神上力量
和合無間；（2）是非問題是取決於直覺的。當然，福克斯（John Foxe）也有過這種
思想，在他以後又有那些「教友派」即「魁卡教徒」。還有吳爾曼（John Woolman）
，在其許多孤獨的交感推論上，梭羅也跟他很像。還有釋迦、耶穌、和老子。

雖然這或許是他自己承認的方法，可是結果如何截然不同啊！其中並沒有什麼「既
定的」道德體系。試以強迫或內在的必要去代替直覺，以天賦的、近乎「傳心術」的、
感官的反應去代替他的交感或默想，你就從他的方法中取去了全部朦朧的不真切的冗贅
，那是一般的方法中之方法，用以保障那些預先決定的道德上、社會上目標的。

在倫理上，他的「直覺」或天真無辜的忠實、儉樸、和對於人生及社會的責任心，
使他十二分願意用自力來走他的路，付他的生活代價。他很想報答那些年少時照料過他
的人們，此外並且要建立一個榜樣，用行為來表明他所感到的「自然界」的定律，同時
使他自己可以正當地去批評社會上一般人的懶散，不加緊去建立一個可能的、他認為正
當而有建設性的社會制度。

在這種意義上，他使我記起了歷史上的許多極動人的人物，無論是提著燈籠的岱俄
澤尼（註五），摒除顧慮明日的衣食問題的基督，從王宮裏走到菩提樹下去的釋迦，仿

效基督的聖法蘭西斯和湯馬斯·阿·康比斯(Thomas a Kempis)·或更近代的約翰·胡斯(John Huss)·約翰·福克斯·約翰·彭賢(John Bunyan)·約翰·吳爾曼。這些人的心魂都爲生命的美與神祕、其歡樂與痛苦、其愚昧與智慧、其善與惡、其誕生與死亡——所勾引住了。其中無論哪一個都企圖在人生中找到一些超出於機械的構造以上的什麼來解除人的孤兒似的痛苦感覺，因爲人不願相信在受了如許的病痛、悲傷、渴望以後，竟一死就完全了事，被摒退了。這是一個可悲的故事呢，朋友！

至於我自己，我可說在近年來我所讀的哲學書和科學書之中，自德摩克利圖(註六)直到愛因斯坦，使我感到最富於啓迪性的就是梭羅的這些亂散的筆記，並非說它們足以表明科學的實際結果或裨益，(這些在現代已引致了一大堆日益錯綜複雜的材料和種種心理上或觀念作用上的機構，及隨之俱來的強迫的物理上和所謂「心理上」的更大機敏，以致幾乎迷亂了或竟毀壞了那應得處理它們的「人的機構」)，而是說它們更足以表明科學上的結果或宇宙學的含義。

(註五) Diogenes (712? - 323? B.C.) ——希臘「犬儒學者」(憤世嫉俗者)

，曾在白晝，提着燈籠在雅典街道上尋找「真理」。

(註六) Democritus (460? - 362? B.C.) ——希臘哲學家。

梭羅正如勒勃（Loeb）和當代的愛因斯坦一樣——其實今日的最新科學家都如此——把人和生活（化學的、物理的生活）看做僅在純屬機械的意義上被節制着的事物。不可變更的法則束縛着我們大家。不過，梭羅與衆獨異，他不願稱這種過程爲機械的，而止於這一步。他寧願，或者應該說他被其感官對於一切事物的反應逼得，把它們看作一種僅微有意識的機構，被一種超然的潮漫一切的什麼節制着：這事物不但創化了它們，而且像一個原子中心的向心力或精髓使其周圍旋轉着的電子不會成切線地飛去似的，維持着它們的位置和秩序。所以在「華爾騰——林中生活」一書中，你可以看到他在說，「我們並非完全被捲在大自然的漩渦中。我或許是流水中的一塊浮木，或許是俯視着它們的十位天神。」在同一頁上又說，「無論我們的經驗是如何強烈，我總感覺到我某一部分的存在和批評，那好像並不是我的一部分，而是一個觀察者：他並不分享我的經驗，只是在一邊旁觀着；它不是我，正像它不是你一樣。」仍在同一頁上，他又說，「我只知道自己是『一個人的實體；可說是種種思想和情感的舞台；我可感到一種二重性：我能站在遠離自己的地方，正如遠離別人一樣。』——你看，這絕不是把他自己看作一架沒有意志，沒有思想的機器，而或許是看作了一個住在別人所造的一架機器或工具的一部分內的居留者：他只許住在裏邊，卻沒有操縱之權，因爲他說——那只是一個『觀察者，